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明太祖文集卷一至三

詳校官中書臣吳　壤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　鈐

校對官中書臣蔡必昌

謄録監生臣朱錫彤

集部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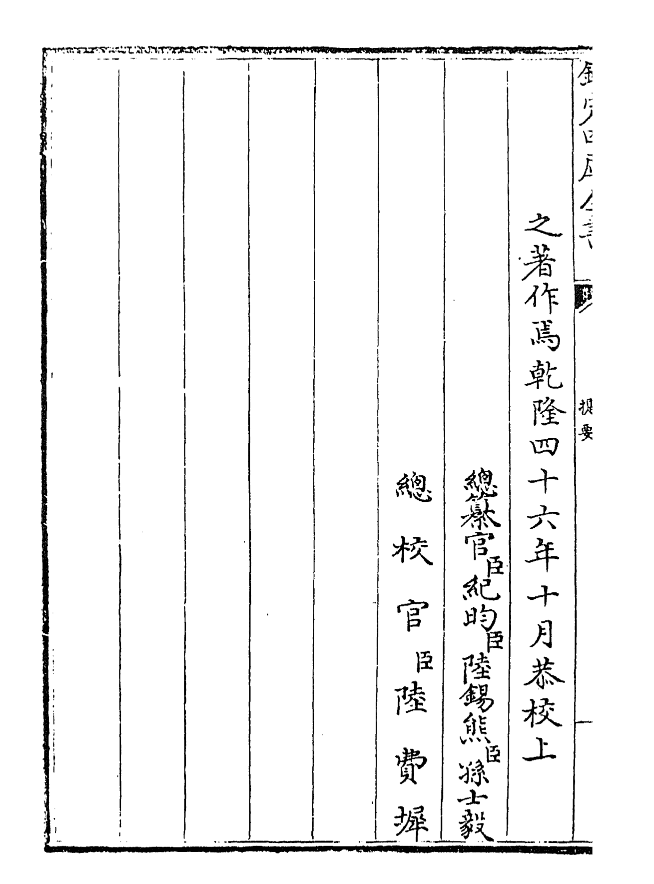
明太祖文集　　別集類五　明

提要

臣等謹案明太祖文集二十卷明巡按直隸督學御史姚士觀南京戶部督儲主事沈鈇全編校分十六類曰詔曰制曰誥曰書曰勅命曰策問曰勅問曰論曰樂章曰樂歌曰文曰碑曰記曰序曰說曰雜著曰祭文曰詩按

太祖集初刻於洪武七年劉基及宋濂文集所載序文俱云五卷稱翰林學士樂韶鳳所編録然黄虞稷千頃堂書目已不著録所著録者有太祖文集三十卷注曰甲集二卷乙集三卷丙集文十四卷詩一卷丁集十卷又太祖文集類編十二卷又太祖詩集五卷又太祖御製書稿三卷均與此本不符焦竑國史經籍志列太祖文集二十卷又三十卷此

本卷數與竑所列前一本合當即竑所著録歟其刻在萬歷十四年編次不知出誰手目録之末有姚士觀等跋語乃據舊本刻於中都亦未能詳考所自來也考朱彛尊明詩綜載有太祖神鳳操一首而集内無之則亦未為賅備然所謂三十卷者今未見傳本其存佚均未可知近時諸家所蔵弆大抵皆即士觀等所刻今亦據以著録存有明一代開國



之著作焉乾隆四十六年十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明太祖文集卷一

明　姚士觀等　編校

詔

即位詔洪武元年正月

朕惟中國之君自宋運既終天命真人於沙漠入中國為天下主傳及子孫百有餘年今運亦終海内土疆豪傑分爭朕本淮右庶民荷上天眷顧祖宗之靈遂乘逐

鹿之秋致英賢於左右凡兩淮兩浙江東江西湖湘漢沔閩廣山東及西南諸部蠻夷各處寇攘屢命大將軍與諸將校奮揚威武已皆戡定民安田里今文武大臣有司衆庶合辭勸進尊朕為皇帝以主黔黎勉循輿情於吳二年正月初四日告祭天地於鍾山之陽即皇帝位於南郊定有天下之號曰大明以吳二年為洪武元年是日恭詣太廟追尊四代考妣為皇帝皇后立太社太稷於京師布告天下咸使聞知

農桑學校詔

農桑衣食之本學校道理之原朕嘗設置有司頒降條章使敦篤教化務欲使民豐衣足食理道暢焉何有司不遵朕命往往給由赴京者皆無桑株數目學校緣由甚與朕意相違特勑中書令有司今後敢有無農桑學校者論擬違制杖降罰歷三年後注以吏事出身民有不奉天時而負地利者如律究焉於戲彛倫不整實君師之過坐享民供亦豈職分之當為斯言既出臣民聽

行永懷多福故玆詔諭想宜知悉

敕汪束多爾濟詔

朕自起兵以來伐強暴官賢能人皆樂從不十年之間中國安寧惟爾汪束多爾濟棄慈母之恩抗兄不弟其趙多爾濟助惡不仁苟安內地輒敢跳踉朕將發副將軍率兵以加之爾乃遣子入侍今憫其革心向化特命人齎詔釋爾前罪詔至來朝

求言詔

朕本寒微因元多事試與羣雄並驅十有七年艱難萬狀方得偃兵息民稱尊海内紀年洪武已九春秋矣邇来欽天監報五星紊度日月相刑於是静居日省古今乾道變化殃咎皆在乎人君尋思至此惶惶無措手足惟詔告臣民許言朕過於戲於斯之道惟忠者仁人之心能鑑朕之不德假公營私者又非賢人君子

諭暹國王詔

君國子民非上天之明命后土之洪恩曷能若是華夷

雖閒樂天之樂率土皆然若為人上能體上帝好生之德協和人神則禄給世世無間矣爾哆囉禄自嗣王位以来内脩齊家之道外造睦隣之方况數遣使中國稱臣入貢以方今時王言之其哆囉禄可謂賢德矣豈不名播諸番今年秋貢象至朝朕遣使往諭特賜暹國之印及衣一襲爾當善撫邦民永為多福故兹詔諭想宜知悉

免北平燕南河東山西北京河南潼關唐鄧秦隴

等處稅糧詔 洪武二年正月

朕本淮右布衣因天下亂率衆渡江保民圖治今十有五年矣荷天眷佑西取陳友諒以安荆楚東縛張士誠以平三吳遂至八番直抵交廣以極於海悉皆戡定重念中國本我華夏之君所主豈期元人入據已及百年天命靡常羣雄並起以致兵戈紛爭生民塗炭是用命將北征兵渡大河齊魯之民歡然来迎餽糧給軍不辭千里朕思其民當元之末疲於供給今既效順何忍復

勞朕為天下之主深用憫焉已將山東行省洪武元年
稅糧免徵不期天旱民尚未甦其洪武二年夏秋二稅
再行蠲免近者平燕都下晉冀土地疆宇盡為國家所
有其民久被兵殘困於徵斂尤甚齊魯之民其北平燕
南河東山西新附地面可將洪武二年稅糧亦與蠲免
一年有司更加存撫以副朕懷（免北京河南潼關唐鄧則云河南諸郡歸附以）
來久欲惠之奈西北未平則出師所經擬資糧餉是以
未遑今晉冀平大軍已入矣其北京河南所轄除徐宿
等州已免稅糧外西抵潼關北界大河南至唐鄧光息
洪武二年夏秋稅糧盡行蠲免以遂朕之初意（免秦）

隴等處則云平定中原朕思其民當元之末疲於供給令既效順何忍復勞朕為天下主甚用憫焉已將山東北平燕南河東山西北京河南西抵潼關北界大河南至唐鄧光息洪武二年夏秋稅糧盡行蠲免今大兵所克秦隴等處新附地面雖嘗設官署理重念其民久被兵殘困於徵斂洪武二年夏秋稅糧一體蠲免以遂朕恤民之意故兹詔示想宜知悉

免寧國府稅糧詔 洪武二年正月

朕自淮右渡江駐兵太平開基建業繼克鎮江下宣城賴天之靈將士之力西征北伐罔不平定朕念創業之初軍國所給皆取辦四郡供億繁重未嘗一日忘之今

天下之勢十定其九南北混一有期朕欲四郡之民次第甦息故先太平次及應天鎮江俱已蠲免稅糧一年其寧國府洪武二年夏秋二稅亦與蠲免有司其體朕意益加存恤故茲詔示咸使聞知

再免應天太平鎮江等處稅糧詔洪武二年正月

朕本布衣率衆渡江首定太平次居建業肇興丕基其鎮江太平宣城廣德為京師之翼郡至如興師旅定羣雄六合一家軍需錢糧供億浩繁止此數郡以足我用

子孫百世何忘江左之民朕心拳拳舊歲曾免稅糧忽遇天旱免無可收縱使不免亦無可徵雖惠不及於心有慊其洪武二年夏秋二稅宣州已行詔免應天太平鎮江再免一半及廣德滁和無為今歲稅糧亦與蠲免益定外邑亦朕意焉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免應天等府山東河南北平稅糧詔 洪武三年三月

蓋聞自古帝王之興必有賴於武功成武功者必有資於民力矜恤之道理所當先朕自即位以來於今三年

深欲與吾民同樂於天地間奈緣守帥新戍於邊陲大将率師於吐蕃轉運之勞猶未能已然各處郡邑供給有先後豐歉有不同雖嘗免其税糧猶慮凋弊之餘未能蘇息其應天太平鎮江寧國廣德滁和當創業之初錢糧供給實為浩繁止此數郡以充國用遂至平定四方念其勤勞何時忘之深宜優恤應天太平鎮江已嘗免其税糧二年寧國廣德滁和已免一年今此七處洪武三年夏税秋糧再行蠲免其徽州嚴州金華衢州處

州廣信池州饒州廬州皆以次歸附供給亦為煩勞今此九處洪武三年夏秋税糧亦與蠲免其河南北平近入版圖重念其民久罹兵革疲困為甚山東與河南地方相接其民宜加培養庶使河南之民得以相資為生山東已嘗與免税糧二年河南北平已免一年今此三處洪武三年夏秋税糧再行蠲免朕以布衣起知黎庶之艱難糧税從寛必先郡邑之凋弊所在有司其尚謹於奉承以體朕恤民之意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免江西稅糧詔洪武四年五月

朕本農夫深知民間疾苦及至親率六師南征北伐備知將士之勞方今天下一統東戍遼海南鎮諸番西控數種戎夷北屯沙塞朕以中國精鋭駐守遐荒豈但風俗之殊亦有寒暑之異艱難萬狀朕不忍言然欲鎮安吾民必資守邊之力其於科徵轉運未免勞民理勢相須蓋不得已也念爾江西之民未歸附時土豪割據地方狼驅蠶食貲財一空歸附之後供給繁重已經九年

其為困苦朕甚憫焉今年秋糧盡行優免於戲四海蒼生皆吾赤子愛念之意旦暮不忘緣事有緩急故恩有後先咨爾人民體朕至懷故兹詔示想宜知悉

免兩浙秋糧詔 洪武四年五月

朕本農夫深知稼穡艱難及至躬率六師征討四方尤知將士勞苦重荷上天眷佑平羣雄一天下東際遼海南定諸番西控戎夷北靖沙漠皆以精銳屯此邊要用安黎庶未免科徵轉運供給繁重事豈得已惟爾兩浙

之民歸附之後民力未蘇兼以貪官汚吏害民肥己四載於兹朕甚憫焉今旣掃除奸蠹更用良善革舊弊而新治道以厚吾民其洪武四年合納秋糧及沒官田租盡行蠲免於戲食惟民之天民乃邦之本一視同仁皆吾赤子然恩之所及時有後先咨爾民人各安生業共享昇平故兹詔諭想宜知悉

免應天太平鎮江寧國廣德五府秋糧詔洪武五年十月

嘗聞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此有國家者所以厚民

生而重民命也朕乘羣雄鼎沸之時率衆渡江兵屯建業十有八年其間高城壘深濠塹軍需造作凡百供給皆爾近京五府之民率先効力濟我時艱民力繁甚朕心不忘天下一統今五年矣雖嘗蠲免四歲税糧然猶未足以報前勞是用申勅有司其應天太平鎮江寧國廣德五府洪武五年合納秋糧除頑慢刁狡不行蓋倉完備及多科害民糧長本户秋糧不免外其所管人民秋糧盡行蠲免有司不許徵收於戲朕欲使爾民優游

快樂於田里此朕之心也然以國家之大供給之繁有必需而必興者其勢似不容已爾其服勤畎畝以稱朕意故兹詔示想宜知悉

免河南等省揚州池州安慶徽州税糧詔

前者兵征四方軍需甲仗吾民備之即今天下平定正當使民樂其樂而生其生實朕之本意也奈何工匠之徒厭鎮宮殿致是土木之工復興愈勞繁重内郡多被艱辛其餘外郡轉運尤難朕於今年三月二十五日勅

中書下戶部使之度出幾何量入幾何對云官軍足食可三二年於是詔令河南北平等省直隸揚州等府悉將今年民間夏秋税糧盡行蠲免所有事宜開列於後云云於戲從吾化者撫之外吾化者繩之惟爾臣民日省月新共享無窮之福故兹詔示想宜知悉

免山西陝右二省夏秋租税詔洪武九年三月

山西陝右地居西北山河壯麗昔我中國歷代聖君皆都此而號召萬邦曩因元主華夏民無的主已經百年

矣朕自丁未年復我中土繼我聖人之位建都炎方於今九年矣其間西征燉煌北討沙漠軍需甲仗民人備之外有轉運艱辛内有秦晉二府宫殿之役愈繁益甚自平定以来民勞未息今始方寧正當與民同享太平之福朕於今年三月二十五日勅中書度倉庫軍有餘糧特將山西陝西二省民間夏秋租税盡行蠲免以醒吾民於戲民省君艱則天下大治五常如令則風雨乃時惟爾臣民想宜知悉

免姑熟金陵京口等處六州四縣秋糧詔洪武十二年八月

賞功罰罪在昔帝王必斯二事之先曩因率兵東渡江來姑熟金陵京口宣城廣德徽州長興安吉宜興江陰相次不逾三年盡入版圖當時天下豪傑互相雄長殊聲異教若欲平之非甲仗之餘供給之盛豈能平禍亂一寰宇而為人主者耶令禍亂已平朕居大位十有一年嘗思六州四縣之民久勞於前雖我子孫累世不忘特以今年秋糧盡行蠲免於戲興王定亂肇福天下惟

思民之勞先故兹詔諭想宜知悉

護持朶甘思烏思藏詔

大矣哉大覺金仙行矣哉出無量歷阿僧下兜率生梵宮異哉雪嶺之修世人過者乎天上人間經刼既廣忍辱愈多方成佛道善被人世法張寰宇人有從斯道者天鑒神扶身後同遊於佛境若違斯道而慢佛者則天鑒神知羇困地獄與鬼同處直俟拂石刼盡而方生其斯憂乎苦乎一念同佛則百禍煙消化為諸福今朶甘

思烏思藏兩衛地方諸院上師踵如来之大教備五印之多經代謂闡揚化兇頑以從善啟人心以滌愆朕謂佛為衆生若是今多院諸師亦為佛若是而為暗理王綱與民多福敢有不尊佛教而慢諸上師者就本處都指揮司如律施行毋怠

諭西番罕都必喇等詔洪武十年六月二十四日

奉天承運的皇帝教說與西番地面裏應有的土官每知道者俺將一切強歹的人都拿了俺大位子裏坐地有

為這般上頭諸處裏人都来我行拜見了俺與了賞賜
名分教他依舊本地面裏快活去了似這般呵已自十
年了也止有西番罕都必喇拜桑他每這火人為甚
麽不將差發來又不與俺馬匹牛羊今便差人將俺的
言語去開與西番每知道若將合納的差發認了送將
来時便不征他若不差人將差發來呵俺著人馬往那
裏行也者教西番每知道俺聽得說你每釋伽佛根前
和尚每根前好生多與布施麽道那的是十分好勾當

你每做了者那的便是修那再生的福有俺如今掌管著眼前的禍福俚你西番每怕也那不怕你若怕時節呵將俺每禮拜著將差發敬將來者俺便教你每快活者不著軍馬到你地面裏來你衆西番每知道者

明太祖文集卷一

明太祖文集卷二

明 姚士觀等 編校

詔

諭靖江王府文武官詔

洪武九年十二月二十日典寶副林清齎到從孫守謙表知已達長沙矣朕歷覽表之副本文辭妥帖誦之忽思從孫之遠行不覺淚下而又沾襟今進表使歸朕特

諭爾王府文武衆官即今守謙未壯志若孩童既出鎮於西南必文武之臣為守謙之已能若倚之而不謀縱之而不導又非賢人君子然幼孫而戇凡導以仁王之理少有不從從容必以歲月而成其德守謙本幼朕輙敢令行者為何盖謂所保者文武是也諭至爾諸人恪恭朕意日夕毋怠

諭福建承宣布政使司叅政魏鑑瞿莊詔

今年仲夏勑卿南行又抵仲秋而彼中政令得失杳無

知者卿郡之籍民也如民焉殊於民者何至於學焉而

閭里曰儒如儒焉已而超於儒者云何乃至於尚志焉

故官於朝然不及考而遷調之於功未見惟志於業未

見惟勤即今職於炎方其所轄者甚衆且入閩之地利

盡南海勢控諸番古今居是者君子焉小人焉獒瞞焉

人情焉珠玉焉翡翠焉金銀焉束帛焉子女焉賢人焉

非人焉忠君焉愛民焉修身焉篤孝焉高明不朽焉没

身絶嗣焉其言殊焉而又同焉卿其審擇焉力行焉功

名遂而身家全矣

又

朕觀上古天下之治亂在於君臣能馭不能馭耳若君能則馭臣下以禮法臣能馭吏卒以體上故治由此矣若君罔知所以馭臣下臣亦無知以繩吏卒故亂由此而始矣或云吏卒小人其於治亂何干然雖小人凡施小詐動傷國政所以為亂始若吏卒守分民無枉擾則民安矣所以朕嘗下令入於條章者正欲使上官馭吏

卒動以禮次嚴之以法若吏卒之徒背理而違法者縲以死地無論此令已入條章久矣人皆貪官動為下人所持縱有吏卒縱横安敢誰何所以國政無施天下之民受枉治愈弛而亂愈生由此也朕嘗切恨若為官布政權無馭吏卒之威則諸事不成蓋吏卒能為股肱爪牙若馭以得法諸事辦集方今有職者孰能為此忽九年秋丞相奏福建兩叅政致極刑於一老吏朕聞當哉若不如律者數如捶死有何他論故往諭之今後凡有

不如律者如是近行者尤加急治勿令欺侮方稱是官

諭山東承宣布政使吳印詔

嘗聞殷高宗思治夜有賢人入夢日以求之得傅說於版築委任用之海内咸安周文王起磻溪之釣遂興周八百朕思古有是君亦有是臣自是之後列聖相傳名臣相繼如斯君臣者鮮矣昔者天厭元之不德朕乘羣雄並起之秋摧强撫順偃兵息民綱維海内以主黔黎律施令布惟務安人已九年矣其間阻律犯令者不知

其數欲的以五刑決之又恐沒身者衆特姑存憲章權以役代又三四年矣俄而天變於上致心惶惶於是詔告臣民許言朕過閏九月初九日詔令既行布滿天下中外寂然無有言者獨卿敷露肝膽備陳國事雖的否中半豈不盡己之謂忠哉所言中者即時施行其餘未至者權且勿論朕以至意諭卿卿若日夜如斯為國為民則神天鑒焉

諭山西布政使華克勤詔

朕每觀前代名臣傳記人各設施皆以律身保命為務然後孝於親而忠於君者矣吁志哉所以名於世者為斯令朕起草莱定羣雄平禍亂君主華夷凡我中國之人但知有才藝者未嘗不使至於朝雖曰至於朝若欲別賢否而授之以官則又不然云何盖謂人之才藝可知其於賢不肖雖在帝堯猶且難之所以不能盡測人心也朕本無知不敢的以人為賢否定用故特以事試之凡受試者當此之際事役其形財惑其志欲動其心

其於孝親忠君律身保命雖千百人中欲求一士如斯者鮮矣所以昏愚之徒難保身命孝親忠君者無他但為役形者勞其苦不禁財盛者富飲用而且豐欲動其心色窈窕而妖故非誠志君子不能立命於天地間所以事不能忠君身不能孝親往往覆命者若是然有等悠悠之徒雖曰心淳臨事而不果倒持仁義乃有後艱於斯之道朕嘗命官往事數以是事諭之而職事者視以常談為官者雖簿書之徒皂隸之輩亦莫敢誰何朕

嘗切齒忿恨丈夫之為無英決嫉惡之心乃為小人牽制於戲惜哉而不悟何也俄洪武十年夏五月山西布政司奏云簿書之徒無端之狀朕勑中書以考其人人皆累犯不悛前過之徒已入屯所朕憐一才一藝特脱彼艱難使草心臨事而又為非勝常當月特以勑往令刑之其符到山西布政司即如朕命而刑之此可謂除奸去偽者歟公私咸遂清寧者歟其布政司官當方面承朕命宣教化布威德若肯除奸去偽豈慮孝親忠君

之道不至哉豈不如前代名世者乎

諭元臣納克楚詔

人生天地間機變造化得宜時勢不失者乃為傑丈夫古人有云活千人者其後必封爾為元臣忠則忠矣何若違人事而失德有若是耶昔者爾被獲於江東朕特生全爾歸此朕順人心之所好所以好者人人凡有患難誰不欲脫患難而身安者乎當時在俘囚之中果願死乎生乎若以爾己心度之凡兩軍之間有力不及爾

者被爾拘囚而乃盡殺之甚不少當是時若以己受患難之心推及俘囚者爾必大昌福及後嗣必有日矣如去年冬爾將兵寇我遼界彼回軍之日凡棄下者皆生全於我處朕未嘗輕殺一人曩者黄紬萬户奉朕命令而往爾處非己願行實差不由己也本人於爾頗有恩惠何期爾不思好生惡死之情一旦殺之其爾之患難為黄紬所生其黄紬之命爾獨故意殺之天心神鑒禍將歸焉今爾與朕守邊將士旌旗相望畧較勝負則彼

勝我負已兩經矣為爾所害者將及八千人皆無生全誠可惜哉然已往之事不咎未來者可不思乎自今以後若能與我通一介之使則前日之讐必成冰解火焚矣諭至之後不然朕言彼必就縛生見朕面恐無言可對爾思之

諭元丞相哈喇章曼濟魯爾納克楚等詔

自有元多事羣臣有棄君親而自生者有抗朝命而自為者目擊耳聞實非一人獨卿等奮忠仗義衛君深塞

歲月如流倏經十有一年邇聞所衛之君因疾已崩在卿等可謂有始有終良臣之名播矣然昔為人臣令則盡矣或聞欲立新君其親王者有三卿等正在猶豫之間朕觀三者誠可再思凡此三人皆元親孫嫡派不過遙分伯叔而已卿等若欲堅忠貞之意毋顛尊而扶卑理應自長而至幼無乃人倫正而天道順也歟若有賢愚之別理難備拘從賢則吉彼至尊已崩卿等能推派以立之不絕有元之祀當此流離之際為臣者尚能竭

力為之美聲盈人耳目豈不艱哉若或不然或尊或卑但以立君為名內有自專生殺之威則非人臣之道恐累嘉名況日生頡頏彼此疑猜當此之際富貴若風中之燭命如草杪之霜甚不難矣故玆詔諭想宜知悉

諭安南國王詔

前者朕令安南來見期以三年遣使一朝所貢之物惟是表意而已若事大之心永堅何在物之盛今年使者黎公等至仍前遠貢豐物何不遵朕至意豈彼中紊亂

紀綱更王易位有所疑猜而如是乎然君臣之分本定奈何昔王荒昏於上致令如斯豈非天假手歟朕又聞方今之王亦族中人為之或者可吁中國聖人有云將欲取天下而為之吾見其不得已天下神器也不可為也為者敗之執者失之今陳煓奪位而為之必畏天地而謹事神恤及黔黎庶膺王爵儻或慢天地而虐庶民又非久長之道且安南限山隔海遠居蕞爾天造地設帝命王於彼者以主生民中國有道之君必不伐尚强

無知者必征今朕統天下惟願民安而已無强凌弱衆暴寡之為安南新王自當高枕無慮加兵也

諭安南國王陳煒伯陳叔明詔

朕聞春秋諸侯之國皆自喪其福然後相繼而滅亡者云何蓋謂逆君命而禍黔黎故天鑒若是有不可逃其禍也假使當時之諸侯惟天王之命是從豈不同周之固何期捨長富貴而貪高位致富貴若草杪之朝露賢不云乎毋為禍首毋為福先爾叔明自臨事以來國中

多事民數流離此果爾兄弟慕福而若是耶抑民有慾而致是耶然固往者不可諫豈不知來者之可追易不云乎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斯言若行則天意可回且天地之廣掌民者衆若邦有道固封疆勿外求則世為永福若越境而殃他民則福命未可保也爾安南與占城忿爭將十年矣是非彼此朕所不知其冤未伸而讐未解將如之何爾叔明如聽朕命息兵養民以遂天鑒後必無窮之福矣若否朕命而必

為又恐如春秋之國自取之也聖人有云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何也其殺伐之事好還故知者不為爾其圖之鑒春秋之失豈不美乎

諭元丞相魯爾詔

天地惡盈而好謙其德好生而惡死此非時人新造之言乃亘古至今明驗也朕云如是蓋謂卿等當元天更運命之時卿帥騎步堅忠貞之節捍禦邊陲已十一年矣每嘗遣人通問未得回報今再差人詣所在以禦寒

之衣作徽禮卿能受賜不傷人命以修後嗣之德豈不智人也哉朕言至此惟卿以智量之勿為愚者所迷書云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惟順理則吉故兹詔示想宜知悉

諭高麗國王詔

使者至貢陳其禮數王極情朕既聽之事大之心甚矣表云守侯服於東隅祖朝鮮之苗裔自五季已事中華言無不當然朕觀上古之君自甸侯綏服之外不治其

令土人主之大槩聖人之心體天道以行仁惟欲民安
耳未嘗誇侈所以不寶遠物不勞夷民聖人之心弘哉
今朕雖不才敢不寶王之臣忠卻來誠之美貢若漢唐
之夷彼隋君之伐東在朕之今日非詐侮於我安敢違
上帝而勞擾生民者乎若或不守己分安起事因其天
災人禍必有至者王其審之自今以後薄来而情厚則
可若其厚来而情薄是為不可王其思之

諭雲南詔

朕聞順天者昌逆天者亡古今定論禍福常理也朕起自草莱削平羣雄戡定禍亂今已七年中夏既安四夷多附絶無强淩弱衆暴寡所以臣順於我者得遂其生共享和平之福惟爾雲南王其乃元君遺派受封西南孤處遐荒猶未臣服以若所為非貽禍於大理之民必自致喪身滅姓於大理之手二禍之機必有其一不可逃者何也盖雲南土地人民本大理所有自漢通中國稱臣朝貢至唐宋皆受王封其来久矣昔因爾元滅其

王而統其地及今百年無有復其故物者邇來元祚傾覆已盡爾尚力據其地不還大理自王果欺人乎欺天乎人雖可欺天不可欺禍患之報將不旋踵至矣今特遣爾親族威順王親往開諭如果上順天理下契人心即奉貢來庭不然朕當別遣使者直抵大理仍賜唐宋所封舊號令彼為王合兵加討悔將何及於戲人心轉移之機在人自審而已時不可失爾其思之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諭大理詔

始因有元失馭海内雲擾華夷無主朕近自洪武元年戊申秋八月羣雄盡平臣民奉朕稱尊統一中夏今經七年四夷諸國皆已通報無不稱臣入貢惟爾大理不見國王名號未嘗遣使今年秋翰林承旨詹同奏盡閱羣書方見西南大理昔在唐宋受封王爵為元削去國名止稱土官其國乃元君遺派梁王者主之至今未得為王朕會臣僚議依唐宋所封以爾段氏為大理國王

未知信否故特遣官先行往諭如果遵依朕命使回即再遣使者專齎寶印誥命令爾君臣開設國事同享承平之福如果不然他日兵會雲南未知勝負何如爾其審之

賜西番國師詔

佛教興於西土善因博被華夷雖無律以繩頑惟仁心而是則大矣哉妙覺難窮昔從斯道者頓悟三空脫塵輪而出苦趣永離幽冥使生者懷而死者慕豈不聖人

者歟邇來西番入貢有僧恭格嘉勒燦伊實藏布乃昔元帕克斯巴帝師之後人云踵師之道深通典獨志尤堅化愚頑以從善起仁心以滌愆雖是遥聞特加爾圓智妙覺弘教大國師統治僧民名當時之善人永為教中之稱首於戲寂寞山房儔青燈而讀誦觀皓月以吟風疊膝盤陀之上草衣木食方契善符

敕宥詔

詔曰釋罪宥愆昔者未嘗輕發發則精詳至甚豈有罪

重而脫僥倖以自歡致寃深而含忍無訴者故有眚災肆赦怙終賊刑載之於書至今明焉漢唐及元懦君承祖業權由姦佞所持因有大赦之說雖脫君子之微差善良之誤失則姦頑得為漏網之魚鬱含寃於滿地朕德薄才疎失做聖人之道相繼行之是致五星紊度黎庶罹寧若悖理乖仁非朕者誰今不敢不察若槩脫凶頑於僥倖致良善以無伸豈聖人恤刑者歟特命中書條陳若果真犯雖罟罪以上俱各不原其餘詿誤因人

致罪過失者盡在赦下所有條畫開列於後云云於戲肆赦於眚災為善良者圖賊刑於怙終實王綱而治惡凡我臣庶律己修仁勿干刑憲故兹詔示想宜知悉

存恤詔

詔曰曩因天下大亂死者不可勝數生者備歷艱辛已有年矣朕起布衣削羣雄定禍亂改元洪武今紀七年但才踈德薄日夕慮上帝有責思之再三惟兵後苦殃者朕失撫養存恤盖軍士為朕開拓疆宇奮不顧身歿

於戰場死不至家魂無所依父母年高妻寡子幼一旦拋棄至今不能存活此朕之過也民間經兵避難父南子北至今不能會聚奉養者有之或子歿親老而無養親歿子幼而無依者有之亦朕之過也興言至此實可憫傷令詔天下有司各各具名以言朕當會居存養使不失所所有存恤事宜條列於後云云於戲君天下者所以為民也但君思治而民乖民欲樂而君昏臣稀賢而不法君或懦而臣剛此古今所難也所司奉行者勿

以仁為弊以干刑憲故兹詔示想宜知悉

命丞相大夫詔

朕聞古帝王之治天下君為元首臣為股肱上下相資同心一德於斯之時民安物阜萬邦來庭皆由德政所致非昏君邪臣所能及也朕平天下之初數更輔弼蓋識見淺薄任非其人前丞相汪廣洋畏懦迂猾其於伸究理枉略不留意以致公務失勤乃黜為嶺南廣省參政觀其所施察其自省今中書久闕丞相御史臺亦闕

大夫稽古揆今誠爲曠典特命左丞胡惟庸爲中書右丞相中丞陳寧爲右御史大夫且惟庸與寧自廣洋去後獨署省臺協誠匡濟舉直錯枉精勤不怠故任以斯職播告臣民於戲皇天無私福善禍淫惟爾二臣當寅畏天地恪恭朕命勿以怠爲先以勤爲後各盡乃心以臻於治欽哉欽哉故兹詔示想宜知悉

免北平夏税秋糧詔

古今民之休息長養惟君主之其於水旱災傷在有司

飛報以聞君親調之邇者廣平馳驛来奏所屬郡邑天久不雨朕思為民立燕藩屏中國保障吾民命工肇造宮殿軍民共成何期有司差役不均有傷和氣致令民艱種樹除將布政使薛祥等見行取問其北平所屬地方洪武十二年夏稅秋糧盡行蠲免

廢丞相大夫罷中書詔

朕膺天命君主華夷當即位之初會集羣臣立綱陳紀法體漢唐畧加增減亦參以宋朝之典所以內置中書

都府御史臺六部外列都指揮使司承宣布政使司都轉運鹽使司提刑按察司及府州縣綱維庶務以安兆民朕嘗發號施令責任中書使刑賞務當不期任非其人致有丞相汪廣洋御史大夫陳寧晝夜淫昏酣歌肆樂各不率職坐視廢典以致丞相胡惟庸構羣小夤緣為姦或枉法以惠罪或執政以誣賢因是發露人各伏誅特詔天下罷中書廣都府升六部使知更官定制行移各有所歸庶不紊煩於戲周職六卿康兆民於宇內

漢命蕭曹肇四百年之洪業今命五府六部詳審其事務稱厥職故茲詔諭

免天下秋糧詔

朕荷上天眷佑山川效靈祖宗積德君主華夷十有三年倉廩盈府庫充皆民之所供今民力未甦詔告有司洪武十三年天下秋糧盡行蠲免其放回事故官員自思情無實犯則親自来朝仍授以職於戲欲消愆而弭禍非致吾民於仁壽之鄉将何以答天心之永顧故茲

詔諭想宜知悉

諭日本國王詔

曩宋失馭中土受殃金元入主二百餘年移風易俗物阜民安凡百君子罔不順馬及元將終英雄鼎峙聲教紛然時朕控弦三十萬礪刃以觀未幾命大將軍律九伐之征不逾五載戡定中原蠢爾東夷君臣非道四擾隣邦前年浮辭生釁今年人來否真實非疑其然而往問果較勝負於必然實構隙於安誕於戲渺居滄溟罔

知帝賜奇甸傲慢不恭縱民為非將必殃乎故兹詔諭

想宜知悉

免秋糧詔

朕荷天地祖宗護佑山川百神效靈在位十有四年思

昔創業之初軍需甲仗惟江左五郡之民其勞甚矣特

以洪武十四年秋糧太平應天鎮江廣德寧國五郡除

官田減半徵收其民田盡行蠲免於戲立法以繩頑施

恩以撫善斯倣前王之道非朕己能故兹詔諭

平雲南詔

朕荷上天眷佑海嶽效靈祖宗積德自即位以來十有五載寰宇全歸於版籍惟西南諸夷為雲南梁王所惑恃其險遠弗遵聲教特命征南將軍頴川侯傅友德副將軍永昌侯藍玉西平侯沐英率甲士三十萬馬步並進罪彼不庭大軍既臨渠魁盡獲雲南已平詔告天下臣民共知於戲福民永已聖賢之為逆天違命根禍殃民身家被罪惟西南諸夷應之故兹詔諭

諭雲南詔

曩因元政不綱豪傑縱横朕提師旅與之並驅十有二年然後命征虜大将軍平華夏諸将四征五年中原是平萬姓寧家紀年已十五年矣惟爾烏撒烏蒙東川芒部建昌等處抗命弗庭况雲南梁王誘我邉士因是發征南将軍頴川侯傅友德副将軍永昌侯藍玉西平侯沐英率三十萬衆問爾西南諸夷之罪十五年正月初一日将軍頴川侯等報至言雲南等處盡行剋復今特

遣使齎詔諭爾雲南烏撒烏蒙東川芒部大理建昌水西普定等處人民今後敢有不遵教化者加兵討平之所有事宜開列於後云云於戲春秋之義罪重者釋有罪而納逋逃爾雲南王及諸夷酋長宜其然乎故茲詔諭

免秋夏稅糧詔

嗚呼惟皇上帝眷我生民自統一以來雖暫有雨暘之愆終未凶荒然朕豈不知江左之民減衣薄食助我興

王供給浩繁安撫貧窘特以洪武十五年秋夏税糧除官田減半入官不為常例民田稅糧盡行蠲免其江西浙西雖次第歸附為首定中原民人為我供給越大江入河淮抵北平而漕河南其勞甚矣邇年以来江東浙西江西及直隸府州官吏糧長不行優恤小民已行問罪亦以今年秋夏稅糧除官田減半入官不為常例民田稅糧盡行蠲免所有河南山東民人淳實無巧以取愚無强以淩弱篤力於田畞且山東之民東供遼左北

給北平惟山東民資皆至馬北供山西西入關中河南民資歲常助關内之民以供官斯二布政司民糧今年秋夏亦盡行免之嗚呼為民上而不為民便豈有不罰者乎自今以後任事官民毋蹈前非虐我良民故玆詔諭

諭雲南詔

自有元失馭羣雄並起聲教異為烝黎各擅是致糜興疊疊民不聊生朕秣馬厲兵於江左控弦三十萬以觀

諸雄久之羣雄弗成乃命征虜大將軍平元都肅靖華夏奠安黎庶邇年以来士不彎弧馬牧平野農耕有餘人皆樂福惟爾西南諸夷𡨋邇聲教恃險弗庭納逋逃匿有罪坐受四川之任肆侮中華凡我朝臣孰不奮恨是以特興問罪之師今雲南既平諸夷服從故詔諭以更生之恩所有事宜條列於後云云 於戲知天命者福臻昧天理者禍至信如四時速如影響播告諸夷想宜知悉

赦工役囚人

奉天承運皇帝制諭爾故違憲章官吏人民曩者命禮曹布令於天下朕倣古制以禮導人後以律至諸司是繩不循軌度者斯乃行刑也且刑聖人不得已而用者為良善弗寧故也今朕一寰宇而兆民衆如爾等官貪吏弊民縱奸頑詐良侮愚若不律以條章將必傚效者多則世將何治爾諸所犯若論以如律人各盡本犯而後已奈何工已久矣構成樓閣以居大覺金仙塔就而

志公之神妥其下因是將爾等罪無輕重一槩宥之於戲君子非善何以永世志人非功何以名書釋迦志公已逝數千百年猶能生爾等衆其善正之道志者可無覺乎故茲制諭

明太祖文集卷二

明太祖文集卷三

明 姚士觀等 編校

制

答太師李善長等表請御正殿制

朕聞堯舜之君德備天地禹湯之治大洽民心朕本才踈德薄惟知圖治弗克行仁垂上帝后土之好生負海嶽之呵護累祖宗於地下致五雷奉命著跡於殿廷雖

不遑寧處於斯時甚畏無知於悠久昨卿等請御大朝故不違羣情朝臣民於正殿頼爾臣僚毋隱匡輔

答太師李善長等表請上壽制

父母劬勞之恩昊天罔極當生之日思無上報痛心無已所以奉祀清晨靜居終日毋敢歌歡邇来卿等數云太平以朕年高固請稱賀令不違羣情許卿等依期來朝毋致過奢惟儀肅禮當故兹詔諭

詰

西安衛都指揮使葉昇林濟峰誥

握乾符君天下惟陳紀而立綱施以當時取法後世所以為王者也朕受上天明命須前王之規發號施令但有賞善罰惡耳所以内有中書都府臺察外有行省都衛及指揮使司皆重任所在以居功德者然而都府係總天下之雄師都衛亦總方面之勍兵若居是職者選非輕易任非薄功邇来西安衛都指揮濮英等情事弗勤不謀怯敵是致歸者失於撫勞逃者終不復還為斯

官不稱任難居重位詔令還朝送付法司責問難易其西安所在機務甚重不可一時缺官今特内調都府僉事葉昇林濟峰前往署事以長兵戎爾昇濟峰當夙夜勤勞雄鎮番胡使遠人入貢庶稱朕懷於戲深髙城隍實邊戍之首務列旌旄而張赤幟必壯軍威爾惟懋哉

飛熊衛指揮使司僉事郭洪誥

昔之君天下者非忠義之士弗成故所以漢髙帝美雍齒而斬丁公者是也曩者郭雲出自農家因元國亂帥

義旅保鄉里受元平章事彼時中原皆為吾所有其雲獨保裕州疊諭不服累戰不屈必欲有為奈何勢孤援絶陣敗被獲終無善言自將必盡為所守者慎羇不能自為解至朕前當是時朕嘉其忠義撫以存生授以有司之職以觀施設是後不終任而民稱頌方知才兼文武特授南陽衛指揮職事命還鄉里戢兵備禦南陽到任之後軍民樂業深體朕懷奈何一疾長徃惟存長男郭洪年方十有三歲性頗聰明其郭雲雖無開國之功

難以世襲次有撫安之道加以忠義凜然今既去世可以子洪入開國功臣之列授以宣武將軍僉飛熊衛親軍指揮使司事世襲其職宜令中書奉勅毋稽早為到任爾洪毋狎小人勤習武事以備長城庶稱朕委任之意爾惟懋哉

李世昌誥

昔君天下者賞有功而官有德聖人之心明焉歷代相承永為模範爾李世昌年雖未冠而受兵衛之職者何

蓋為爾父遭時大亂能率衆以保關内是以民安而地闢及至元人退諸雄有無知者以漢人棄父母之邦遺丘隴從元人復為我中國仇讐皆無所成惟爾父效竇融之事帥二萬騎及步兵之衆助朕成功至今關内之民時思之爾當習將之籌謀以待成人而備侮持授爾其官永為世襲爾惟懋哉

信國公湯和誥

古者哲王立綱陳紀賞有功罰有罪執此道而天下安

朕起草野賴諸將扶持得平羣雄定禍亂君主華夷當定功行賞之時爾湯和雖居舊將之行惟守毘陵於忠少欠雖未彰顯其情在心然終未實為朕念相從之久泯前過而封見功爵以中山侯今者朕復念前功爾曾東平越地南下八閩西擒察罕諾爾酋長下巴蜀頗有其功今朕特釋爾過報昔勤勞授以信國公之爵永為子孫世禄於戲人臣無將可謂忠矣威福不専可謂智矣爾其慎守斯道以訓後世宜哉

西平侯沐英誥

德懋懋官功懋懋賞昔帝王之定制也思親戀舊實人事之常朕觀人之處世易難之兩端往往目擊耳聞且為人者易於衣食起居不亦樂乎有艱於度歲月者不亦嗟乎曩者朕於擾攘之時年已二十有五尚未生兒女爾沐英因兵受厄父母不可復會爾當是時八歲而逢難罔知存活朕憐其孤而且幼特撫育如兒夜卧同榻數番鼾睡於朕懷後因吾有諸子爾亦長成以人情

天理度之不晦爾名使從爾姓祀爾祖宗嗚呼推仁窮
理特釋悳以提攜今也不忘爾孩童之狀以吾無殊於
爾父蒙蒙儇頑於左右俄而思起若是猶動首育之心
念昔以爾為子今有微勞特貴爾為西平侯爾當思幸
逢之初會休忘釋難之恩夢寐神交則鬼神知報矣嗚
呼扶顛持危惟仁者之為知報不忘獨君子之道修其
若究心利濟永為多福吉哉

駙馬都尉李祺誥

夫婦之道人之大倫婚姻以時禮之所重帝女下嫁必擇勲舊為期此古今通義也朕今命爾李祺為駙馬都尉爾當堅夫道毋寵毋慢永肅其家以稱親親之意恪遵朕言勿怠

大都督僉事陳方亮誥

曩者天下兵久邇来既偃以息民朕嘗設都督府以總内外諸軍事其任官也非勲舊有功徳者安能職焉爾陳方亮乃兄隨朕渡江有勞於前遺功在冊爾亦服勤

足稱委令及從征有功職昭勇將軍羽林衛指揮使今特授奉國將軍僉大都督府事既承朕命夙夜毋怠以稱斯職爾惟懋哉

駙馬都尉黄琛誥

朕稽古典昔帝王之女別之以三一曰帝之姊或帝之妹皆稱大長公主若帝之親女曰公主其餘兄弟之女則曰郡主此所以別尊卑明嫡庶斯彝倫之大端也爾黄琛本朕房兄蒙城王之壻於理以職事稱之其姪女

則當名之以郡主曩因草創之時未暇考究槩稱駙馬禮部乃執禮以奏特去前名駙馬之稱朕思止有姪女不忍去其前名故仍稱公主無公主之食祿爾琛亦仍稱駙馬不與駙馬之門庭其祿止食前官指揮使俸然公主見食五百石已過漢唐郡主之祿多矣爾其知分限勿驕傲永保富貴吉哉

翰林承旨宋濂誥

昔君天下者官有德而賞有功世之文武莫不雲從爾

濂雖博通今古惜乎臨事無為每事牽制弗決若使爾檢閱則有餘用之於施行則甚有不足然方今儒者以文如卿者甚少朕念卿相從久矣特授卿翰林學士承旨爾宜懋哉

光禄卿徐興祖誥

昔漢治天下官不技藝商不乘馬錦繡不得衣於戲禁哉朕統御以来随所善而應是職使有知而不妄其前代必欲以無知而役有知朕不知何且帝王之飲食非

精於烹調者孰敢易為之故選官必擇忠勤慎德之士而為之職焉爾興祖世業烹炰其於五味之施皆無過不及可謂能矣善矣朕已就爾善此而用之自下而升已幾轉矣然當在微職時其所為爾司之者人莫敢過而輕之何也以其心誠而志篤他偽不作邇者彼司有犯憲章者法司究其源朕將謂爾或若是乎其犯者詞盡而爾無所干朕謂法司曰官首無知乎有知乎曰犯者為察而機深首者不得而察無知吁難哉於斯之際

可偽而不為安得不誠志乎今命爾為光禄司卿爾尚
益盡乃心潔消食飲五味均調慎始慎終毋怠

吏部尚書王敏誥

昔君之用人也善用而無疑非也非獨君能無疑於臣
實由臣不致疑而能成賢者矣朕統寰宇設官分職惟
吏曹為六卿之長可不精其選而索其人焉爾王敏雖
周旋左右未久見其施設誠為允當今特授吏部尚書

追封隴西王李貞誥

昔君之典禮為人臣有功勳者制有生封死贈其骨肉之親有功勳者甚有褒焉特進榮禄大夫駙馬都尉右柱國曹國公李貞前因朕之姊貴遂為駙馬今因兒貴至列公班邇來長往當贈以王爵受之於冥冥封隴西王謚恭獻爾中書如勅施行

追封寧河王鄧愈誥

人臣於世死而不忘者有二何謂死而不忘者二其一者謂生秉忠義磐石國家雖死之後君不忘其忠國人

不忘其正功播史册名垂千萬年之不朽雖死是謂不忘也其二者謂生不忠於君而蠹政害民將危其國禍及其家雖殺身之死君尚不忘其姦國人怨其惡致姦頑名於書史與忠良之名同流傳於後世永不能泯滅者亦謂不忘也所以忠良者千萬年稱忠良福及其家其姦頑者千萬年刃及其項禍及其家亦如之者今爾衛國公鄧愈生秉忠良將歿而復建戰功朕昔行賞與爾有誓生封公死封王朕思前勞特追封爾為寧河王

謚武順於戲名傳天下福及其家可謂死而不忘者乎千萬年不朽者乎爾當正直於冥冥宜哉

△追贈義惠侯劉繼祖誥

朕昔寒微生者為衣食之苦其死者急無陰宅之難吁艱哉爾劉繼祖發仁惠之心以己之沃壤慨然惠朕朕得斯地樂葵皇考妣於是至今難忘朝夕懷之切切令懷之極切特贈爾繼祖為義惠侯乃爵於冥冥爾其有知服兹寵命

追贈義惠侯夫人婁氏誥

人之處世家道興隆必夫婦之良德而然後昌其内助之功尤大義惠侯劉繼祖妻婁氏非特夫之仁惠外施實由内助之功曠闊曩者朕寓居是方家遭流疫父母俱亡無地可葬因爾夫婦憐憫困苦樂惠斯地以致朕皇考妣陰宅於是至今難忘特贈爾婁氏於冥冥為義惠侯夫人爾其有知服兹寵命

贈翰林承旨宋濂祖父誥

昔者聖人君天下凡名臣之善非崇一己之善必恵及至於祖馬爾濂學通今古性淳而樸實有古人之風撓之而不怒靜之而不肆豈不如淵之澄清者乎夫淵之澄清攪之而不濁靜之而不清朕觀濂之性有若是焉今者公卿等皆有祖宗封號爾為文章之首臣祖亦有贈焉朕勅中書下吏部特贈爾濂祖德乂為太常少卿父文昭為禮部尚書故諭卿知之奉迎前去以爵冥冥者也

封康鑑母朱氏誥

昔君天下必崇德以報功使勇者安而德者懷社稷悠久黎庶咸寧前都督蘄國公康茂才助朕興邦事將成而中道忽疾而逝朕念前勞特以嫡出次子鐸授封侯爵正妻田氏已禄夫人惟長子康鑑雖係庶出已長成人因前人有勲夢寐難忘授明威將軍廣西護衛指揮僉事其母因子貴令以朱氏為德人

安慶侯仇成誥文

昔者聖君定賞報功惟賢能受之朕觀古制漢封最多

然侯之名則同其食禄世守者各有等差為功有先後業有巨微所以食禄有等階級有序以辨輕重也爾大都督府僉事仇成從朕渡江所向皆戰每必當先為敵衆而我寡爾効力於當時後彭蠡之戰爾巨有功今已年邁朕思前日之勞特封爾為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禄大夫柱國安慶侯食禄二千石以貴其身子孫仍襲指揮原職爾宜懋哉

永昌等侯誥文

昔者聖君定賞報功惟賢能受之朕觀古制漢封最多然侯之名則同其食禄世守者各有等差為功有先後業有巨微所以食禄有等階級有序以辨軽重也去歳命将西征以平羌戎今歳獲功已歸雖首悪未擒其部落已經剪除所有孳畜盡行拘入勢孤力寡将自消矣今特封其官為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禄大夫柱國某侯食禄二千石以貴其身子孫仍襲指揮原職爾中書如勅奉行

中國公鄧鎮誥文

朕聞昔列聖之馭宇必賢能以輔之所以賢能輔之者在禦大災而捍大患斯守昇平之良臣也至於創業垂統摧堅撫順忠君澤民者生則振威華夏歿則名彰後嗣雄哉嗚呼斯善成於前者也朕初帥師東来爾鎮之父年雖居幼體態英邁肩羣將之列耀武揚威轉戰豪雄神風凜然立偁因於麾下每戰有之所以行賞驗功亦同乎最故生受公爵死後王封此實朕法先聖之典

今洪武十三年服制已終朕思愈勞命爾襲封爾恪守前業毋晦勲勞是成於後者也庶不負朕體哲王之道欽哉欽哉

致仕官誥勑文

朕觀古今賢能者遇君有遲速名彰有先後奈何時運之不齊壯衰之相臨何謂壯志貞而名未出君將知而暮年垂雖有賢能為斯所艱爾某久歷諸司久司某事每稽無疵特命中書下吏部召見轉官而乃蒼顏皓首縱有自強

之志終是年高故加陞品以養老於家令授爾為其官致仕爾往欽哉

真人張宇初誥文

朕聞上古之君天下者民從者四曰士農工商而已始漢至今率民以六加釋道焉所以道萌者由爾宇初之祖通神善幻化能忽恍升太虛冒廓落之剛風吞宇宙之浩氣以是利濟羣生功著歷代所以法傳之久香燈之永蓋謂行深願重德敷上下精神愈靈今前真人既

往爾當世嗣特遣使詣府命爾為正一嗣教道合無為闡祖光範真人領道教事爾其慎哉欽哉

曲阜知縣孔克嘗勑文

朕聞古人有必報而不忘者先師也盖謂傳德明道終身不受禍患故報之朕與臣民同世於斯時方知大成至聖文宣王當世之先師時人去古既遠有失報禮稽諸古典報則有光其光之顯揚師徒共之若果誠能報之則益而無損洪武十四年吏部奏為襲封衍聖公長逝

生前因曲阜知縣孔克伸卒其官係孔氏子孫世職昔衍聖公已薦族人孔克嘗為知縣朕思衍聖公逝後方奏慮恐不實以族中長者悉至京師論賢排嫡族人既至宗派分明以爾克嘗為賢特命為曲阜知縣以報先師爾當敬事以在公而信以來庶民儉使人效勤問民艱用力以時以揚先師聖德於戲陰隲流芳萬世不泯英靈長存子孫承之爾宜懋哉

建昌衛指揮使裕嚕特穆爾誥文

建昌之境密邇四川番漢同居諸夷樂土官守是方者必仁智之兼義勇之備方安諸種而世祿者也前平章裕嚕特穆爾祖世守斯土傳至裕嚕特穆爾軍民懷澤已有年矣曩者朕命將西南經理其地而裕嚕特穆爾順天地之革命弗驅兵民以禦敵乃率僚屬以歸格上下之鑒見昭境内之民安斯為至福矣爾兵曹具由中書中書筆誥授以昭勇將軍建昌衛指揮使封印仍統舊部以報来誠如勅無怠往欽哉

貴州宣慰使宋誠誥文

黔中之地諸夷雜處漢姓同居禦其方者非德足以化頑勇足以捍侮則官守不宜況歷代命世守者必初從之義篤竭忠之勤不辭方膺是任如或不然曷能居其地馭其民爾宋其之父當朕命將西南經理斯土首以義從固膺斯任永保世禄今命爾襲父前勲當撫恤諸夷選能禦侮以安是方則於爾嘉

普定府軍民知府者額誥文

西南諸夷雜處羣居古至於今雖稱每以事大之禮以尊中國其間能幾人誠敬而始終者耶朕統寰宇經理西南惟暹邏氏者額者平日習讀漢書善云華夏之言以理道深長論之篤於正一之道斯奉神之心弗怠若與講明安民之理亦有大善今授以普定府軍民知府仍統舊部撫民練兵以聽朕命爾吏曹速為施行毋怠往欽哉

參軍府參軍誥文

馭兵之道微司所以者機無暇時謀出萬全智人不測
觀靜識動察姦料偽在知人於顯微之初制之於首萌
之際斯可謂馭六軍動靜而有方所以歷代設兵政而
或參軍實助君之慎密也若得其人則京衛寧謐致九
重無宵衣之憂宗社磐石之安非其人不獨失機悞事
而軍士强弱之不分混淆難用賞罰不精月支無别弊
出多端斯罪之大者也智人職此時謀日慮知機於機
人之先料出姦頑之上則稱職矣今特命爾其為五軍

十衛參軍府參軍爾往欽哉

諫官誥文

語善興邦仁君澤民大賢以為易中志以為艱所以令古名臣尚罕為此也然朕嘗命儒者誦諸通鑑欲本於心善於言者鮮矣若商之伊尹傅說身心寅畏故以格神之詞而敷奏仲虺佐新運而明草命之道未嘗不以幽明之理表正人君令則不然者何心非精一之誠智非通古之才事務一臨泛應恍惚頃刻乖違所以不易而

艱上志之士精誠無二動合神人辯是識非去惡優善君心草而神明知四時序而隂陽和斯非艱而易實誠志之所協也今朕司言者命爾其職之特授其官兼其官當體先賢而慎神人則永昌於後名於世吉哉

文淵閣大學士宋訥誥文翰林典籍吳沉勑文同

朕觀古今賢能者遇君有遲速名彰有先後奈何時運之不齊壯衰之相臨何謂蓋壯志貞而名未出君將知而暮年垂雖有賢能為斯所艱然昔望於磻溪亦老而

已猶有非熊之兆而乃興周八百爾其年雖高邁特授其官宜往欽哉

華蓋殿大學士劉仲質誥文武英殿大學士吳伯宗誥文同又與東閣大學士吳沉誥文同

朕閱宋書見尚文之美崇儒之道廓焉且當時諸儒皆本賢之德所以輔景運三百有奇未嘗文辱君命事體滯行可見文華君子之賢君子行文之盛令特倣宋制以諸殿閣之名禮令之儒必欲近侍之有補民同宋樂

文並歐蘊然久未得人朕甚歉焉邇來朕觀前其官其才頗稱任授以其殿閣大學士奉議大夫爾吏曹速為施行毋怠往欽哉

襲封衍聖公孔訥誥文

三皇五帝之道明陳攸叙大展彛倫協天地陰騭定民居者為此也至周文繁於三墳道迷於五典兼八索九丘之泛而諸家之說並生是致道縱途橫雖欲馳之莫知所向獨先師孔子明哲心樞睿智定真析偽以成詩

書其修道之謂教可謂至矣率性之謂道可謂堅矣由是天鑒善德血食之祀萬世子孫弘衍於今耿光而弗磨者因幽明之誠無間感通上下故若是也前衍聖公其嬰疾長往嫡長子訥服闋來朝令襲其爵以奉先師爾吏曹如勑毋怠往欽哉

建昌衛指揮使安配誥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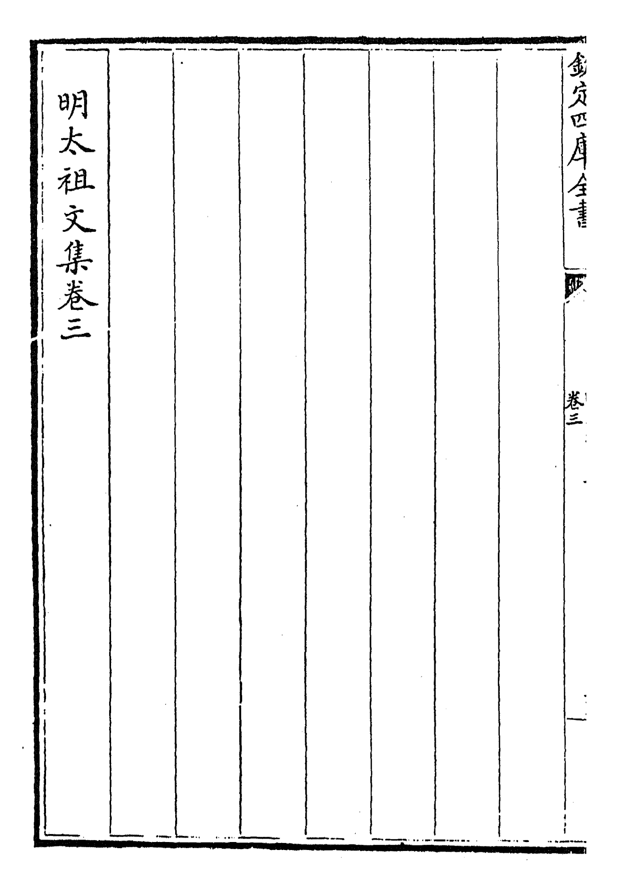
歷代先聖賞有功官有德相傳至今凡有天下國家者未嘗異此道而能服海内之民朕統寰宇務體前王之

道官德賞功前宣慰安配建功有年今勤勞於建昌地方宣朕所以可為至功矣特授建昌衛指揮使右封印署事爾兵曹速為施行毋稽往欽哉

刑部尚書開濟誥文

制刑之道始至聖發大仁及其行也才非王佐衷非惻隱何克先聖賢之制斯非貪愚要名者善知若官得其人海岳無震湧之災天無紊度之曜百川循流四瀆弗溢商樂經營農樂種樹百工技藝無不美其仁所以盡

寰宇人皆居於壽域之中是盖謂官掌刑者當致有彝倫不整而自倫攸叙不理而自叙是皆刑當其罪也仁惻於仁人至聖之道行焉朕嘗命官職古司寇之任必欲仁有施而法中罪何小人無知倒持仁義法加善良病國殃民愈治愈亂已多年矣朕覯爾開濟至智之士特授以司寇之職資善大夫刑部尚書但願明理條章仁法並施而允書不云乎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朕不簡辭特意不二以誥諭之汝往欽哉



明太祖文集卷三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明太祖文集卷四至六

詳校官中書臣吴　壊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　鈐

校對官中書臣蔡必昌

謄録監生臣周文彬

明太祖文集卷四

明 姚士觀等 編校

誥命

中書左右丞相誥 左丞右丞相同

朕聞賢者輔君則君德備倍焉何哉益冢宰之職出納王命若使出納非宜則君德虧矣出納合宜則君德張矣然何止出納王命而已矣其進退庶職亦為重要所

以庶職爲重要者爲分理天下之多務若多務理則民之樂若曉然矣既知民瘼之艱辛必使之無艱辛矣於斯之道豈不君德備倍焉若爲人臣異此道而他強爲則衆職臧否不分事多繁而不律則君德虧矣然用人爲易惟得人爲難若欲必得其人使見之於行事令爾某國之舊臣施設諸事已有年矣今特命爾爲中書某官當夙夜奉公上美皇天之昭鑒下契黔黎之仰瞻使陰陽和而四時序均調玉燭海内晏然蠻貊來賓朕與

卿等同閱熙熙皞皞之年豈不偉歟今承朕命當崇乃功廣乃業為邦之柱石亦爾嗣之陰隲安得不賢智者歟爾宜懋哉

左右都督誥同知與僉事同

朕惟馭兵者必機樞而智圓謀出不測氣果而剛心勇而斷忠義凛然務他不及之算懷仁人以觀勞苦令三明而復五申信衆而無惑臨事之際功必賞罪必誅若將者能備此五事所向孰敢當先然將之道不但行營

於敵如是其守承平之將尤爲難之夫行營於敵乃兩軍相加謂形影俱見不難也若禦侮防姦於承平其事容其機隱非慎忠時刻機心無罅覰形察色以辯朝野何足以掌内外之兵若居是職者知貴而忘忠知忠而忘備知備而忘機知機而忘斷知斷而忘謀雖知謀而忘算縱事有成猶謂僥倖若加以酣歌夜飲以士則失教練之方以隊則無知虚實之數設若有警則五事靡矣若堅五事夙夜匪懈則朝野之姦縱有之亦當歛迹

朕於斯之大用掌天下之兵必欲兵期於無兵豈輕
授職事於無智者爾某祖有開拓之功兼爾韜謀頗
達特命為大都督府某官爾惟懋哉

御史左右大夫誥中丞同

君居九重上古之君無中古之君置之然上古之君無
九重之隔故有易於耳聰目明而乃天下治其中古之
君禮有出警入蹕之威儀及其居則九闕之要禁似乎
幽遠人莫可易見却乃天下之事達於國事則明修而

刑政自後之君法九重之制而居之兼九關之要禁備果幽遠而罕見也天下之事雲屯霧集於外內不可得而達所以天下末真於斯三等之君皆有説焉且上古之君出入無警蹕之威儀九關之要禁何哉於戲當斯世之時元首之明股肱之良亦由民淳風厚而若然其中古之君起居否上古之君制威儀險要亦事理而天下康寧因何務而然也葢爵人以官寄之以耳目如天之執法也所以施行者何在繩愆糾謬申綱理目使奬

倫攸叙井井繩繩所以天下康寧為斯道之立今朕有天下且制禮如前朕之德薄才疎與古哲王甚相遠矣然惟在設官若官爵得人則九關為通衢之事進天下之事達矣若爵以非人則假九關為虎豹之縱横為由則上下閉塞矣於是廣訪多搜他無賢良獨爾某非愚下之才特命爾為御史臺某官爾惟懋哉

太常卿誥少卿同丞勅亦同

祀神之道大所以古人於此虔恭寅畏特專職以典掌

之使壇場淨牲牢潔不敢有怠備奉上下也今之設官與漢唐同官職太常所供之事其理亦然凡達人智士居是職者自以為萬千之幸而至斯地焉故夙夜在公必欲周旋於上下神祇之左右又必欲使神悅福及將來何故以其大祀無如國之祀至尊者惟天地是也人於世若敬之豈不萬幸者也若愚而不知者將以為泛常無夙夜在公之心以神明目無視而為無怠多而敬少非獨一身而不福又必將來不佳於斯之道可不慎

選其人而責任之今爾某明習禮儀恪勤匪懈故命爾爲太常某官爾其懋哉

戶部尚書誥侍郎同

昔君天下者首建倉廩府庫於斯建者備精糧藏金帛以待祿給庶職者也然而必設官以司之且古稱天子富有四海斯言既出永世人云可謂患驕愚之君臣何哉蓋斯言似理而實阿以其德隱而道微故也言富有四海而爲四海用所以民爲命而供君君爲民而集給

此所以道德也其似理者何以其盡海内以供之豈不臣有者乎此言富之理也實阿者何所以姦人若至君之左右使掌之動以富為首言則君悦富而妄費不問民瘼之艱辛若賢臣必欲致君知民瘼之艱辛當敷奏府庫之儲集乃曰民脂民膏若妄費則道德虧矣若奏以艱難謹以出納則府庫倉廪有餘庶職禄備而軍足食民無横科則國之常經定大道張君德美矣於斯之職古今慎選賢能以職掌之天下户口之增減尤當備

知而冊朕於此職可不重乎今特命爾某爲戶部某官於戲量入度出毋復擾民至公無私永懷朕命爾宜懋哉

禮部尚書誥侍郎同

昔聖人之馭天下也必先彝倫而攸叙立條置目綱以張維之冊書曰令頒布臣民使遵守之則富貴貧賤有別長幼咸安若去此道而欲天下安未之有也故重其禮者葢爲國之治道非禮則無法若專法而無禮則又

非法也所以禮之為用表也法之為用裏也昔漢初會中有以劒刃柱者因是而叔孫通以綿蕝而制周旋使百辟皆循軌度以成列方乃儀表上下朕法前代特設官備禮協和神人務得通今古博羣書明於禮而善周旋者乃為是任今朕命爾某為禮部某官爾勤黙諸儀使不失其節則汝佳焉

兵部尚書誥侍郎同

兵始黄帝列聖繼之而君軍六諸侯軍三軍大將率之

左右副將副之裨偏二將參贊之其諸戰將則為隊長之於是乎張九伐之威天下定民樂康然將之職有警則命行者也其軍之資給功過之等第必有屬焉故立兵曹以總繁務所以務者甲仗精旗幟明刃必利兵行糧草為之先橋梁舟車為之堅前期使道清傍無甕人則軍士神清氣爽勇倍且雄於斯之設非忠良之士奚稱此曹之任若忠良之士必以軍為國之大事凡皆有備而無用然畧無因公託私肥已害民之偽如他非忠

良者必假軍務為重事假公營私一日干犯憲章伏罪而瞋目身家及焉至於軍國之事非失機則誤矣故於兵曹之任人不可不重擇也若得其人兵備修明使天子威加海内莫安黔黎必得人而後已朕今法古以爾某為兵部某官於戲識山川之險易辯地理之邇遐嚴烽燧之分明豈不慮危於居安之道哉爾精勿怠

刑部尚書誥侍郎同

於戲昔聖人以德化天下則民樂從者衆否從者寡天

下治矣然聖人之心必欲使天下人皆為善而無惡共樂天之樂其思治之心切故又張刑制具以齊否從者既而法行則賞當其功罰當其罪則民從善愈臻否善者無於是乎上曰君聖中曰臣賢下曰民良寰宇氣和天地清寧可謂咸亨於戲相繼之君臣罔知大道務小惠而傷大德特簡刑以治之法不如前故姦者得以恣肆良者含冤而受暴是後歲月彌深不法者衆如法者鮮矣欲必治之不可得而速成也若以斯君臣言之心

非不道葢慮淺而見薄亦欲天下治耳不期倒治也然於此可為世之大病於國可以沽名於當時之一氣耳斯在聖賢不若是於已必濟之以世雖萬古可為也非聖非賢小人姦人則不然矣何也若非聖賢必見淺而識薄所謂謬矣小人姦人則是非非是其害於家國身及焉所以及家國身焉者何謂以是非則君與民良者受謗而禍所以受謗禍者何謗者謗君禍者禍民身家者謂執法者不法干憲而伏非身覆而家喪此所以身

家者也又國有大病而可畏者一所謂病者謂愚仁人者也愚名名者皆是也云何葢愚人仁不仁愚名沽名名斯所以為國大病莫甚於此者矣故治國者必擇人以治刑朕於此欲必以人而執法若非仁人執法則國務繁由此而生必仁人則可爾某僉曰可今特授爾為刑部某官爾敬慎體道哉毋僞焉

工部尚書誥侍郎同

昔聖人也樸民俗亦厚制不飾華六曹之設內工官居

數中之一耳其所司之工者皆無異伎國無奇役然而工務雖簡其成也必精其廢也必當故一舉而無再為一廢而無復造所以民逸者多勞者少因是而官賢稱君聖德令之人受職任事則又不然矣凡臨事之際必因公而役私因私以弊上於國則不利與民為害是有人神共怒禍及身家往往有之未嘗有福臻而愆消者也然罪者已往存者復為是不隔禽獸也所以古人重其事而選人在福民之福固國以奉天地是以前賢能

體君心而以務事工得家保而國昌今朕設工部實法古制特以爾某爲工部某官當敬事信工無弊上下咸合汝貞良哉

欽天監令誥少監同又與監丞敕亦同

兩儀奠安中含萬物惟人最靈天有日月星地有山河海君於其間則父天母地然人之父母言能教之獨天地不言以垂象告之則人君欽畏之所以黄帝立人以司之宵晝仰觀俯察不匿而報若忠君愛民之臣斯稱

厥職若非其人則君失欽若昊天之道警誡無所知此其所以重在任人然非歷數之精專識氣候之否泰尤爲難之於斯之道必熟於算者可異於常術者佳特授某爲某官於戲罷寢而露月星非盎而暴赤日機察九泉而俯厚坤力雙睛以目霄漢慎哉毋怠

翰林承旨誥 學士侍讀侍講直學士待制同修撰應奉編修勅俱同

自漢以來惟賢知者得與君同遊稽其所任之事則宰國朝之典章凡侍左右必慎容儀致禮節於上若言則

闡先聖之威德堯舜之道統無稽之言不語故職名曰
五經博士以今言之則翰林院官之職是也於斯之職
非博通今古已身已修已家已齊善惡之人美惡口無
擇言行無頹迹古人以此數事而能之乃得陞是任而
輔君弼仁以踵先聖先賢之事若不安得居此任而同
君遊乎朕今特以爾某為翰林某官爾當一前人之道
助朕未知則揚名者矣

國子祭酒誥

太學之設無知古稱但始自漢唐所以設此而教君之嗣責臣之子故立名曰太學既立之矣則爵官以司之以專文學乃曰師師乃泛稱又官稱官稱曰何曰祭酒司業博士助教皆有肄焉斯官之首者不獨教生徒而已其職亦首在祭祀也吾說似非而有理焉且仲尼昔人於世務德仁人無彊暴而不穀凡出弟入孝謹以事君流今皆經而書歷代崇其德而先師焉然王者親祭必寡故設官以代祭之其名曰祭酒所以祭酒之職潔

牲牢淨廚竈精籩豆祭不失時則禮焉或云爲飲之長而先奠之曰祭酒吾甚愧而不通斯說未然今必以奠先師而名吾方諾不然則非也況子曰祭神如神在所以祭必謹之若以孔子生之禮祭則相去旣遠而莫可考以今時之禮孔子之如生又非仲尼之生禮不過時宜而已矣然不可不謹以時宜依期而奠焉今特授爾某爲國子祭酒爾尚竭乃恭而臨祭靜乃神以對神則冥冥鑒知庶不負委令之意爾惟懋哉

太僕寺卿誥　少卿同與丞牧亦同

昔人問國之富即數馬以對者何葢事在戎其戎始軒轅其馬載甲士代涉勞備邊禦侮足折衝斯力之大斯功之美可不愛育乎所以古人先馬而後錢糧故數馬而對馬之功不但備戎事耳若使君有道則馬之力牽犁耜駕糞車闢土沃田其利甚焉所以古重之者為此也歷代相沿皆設置長養者使擇地利之可牧節水草之多寡必寒暑縱放以時其羣媾之際必健健而配弱

弱而應色辯毛而歲明齒使強弱異處羣飾以名則君用無選擇之難官於斯務此道者豈不智者乎若縱放不以寒暑牧養不節水草失調而致𤸎乘不遠而乏齒毛不辯强弱混淆及其用也誤事失機其官可謂得罪莫大矣今朕羣馬既多公廳曰寺爵官首者為寺卿少卿寺丞等欲備前理道之事而牧養之以爾某職某官爾夙夜毋怠以稱朕委令之意爾惟懋哉

漕運使誥 同知與副使同 判官勑亦同

漕運之設啟國名家之良法也何以知其然民有已供入府庫者官欲他給而移之則漕運者行焉若江海者必帆巨舟假天風可刻期而抵所在若道由河淮則操輕舟用便楫假天風加人力半之亦期而可至其所於斯之設豈不便於國事而興起焉若居是職身律法張於上無瞞於下無虐身立而名家出矣朕所謂良法也謂用力少而致重多故如是而言何也假以陸路轉運較之於舟楫之舉則百夫可代陸路十千人之艱辛其

所擾者少其所安者衆生民得遂其生豈不良法也凡任此者非忠君愛民之士不可使之行今朕將欲用人而求之惟爾某僉曰可今特授某官爾往無怠以政來聞則功録焉

尚寶卿誥 少卿同與丞勑亦同

寶乃乾符也昔列聖握而統寰宇故為神器特謹以示信然非忠勤無偽之士安可職於尚寶者耶今命爾某為朕尚寶某官爾當宵晝慎恭使事密而隱機潛而深

方可周旋於左右爾其敬哉

內外衛指揮司誥使同知僉事千戶百戶同衛鎮撫所鎮撫勑亦同

軒轅平蚩尤以制兵列聖相傳而有軍職焉所以軍職者禦侮防姦朕雖薄德敢不效先聖而安衆庶爾某職某官今特授某官既承朕命夙夜毋怠以稱斯職爾惟懋哉

功臣庶子誥

古者賞有功官有德則爵分五等其於世食禄者必宗

子承之庶子則庶人也朕於洪武三年定功行賞法前
王之制已後於洪武七年朕於暇中秉鑑窺形貌已蒼
顏皓首矣靜思曩者髮烏氣壯當羣雄擾攘之秋披堅
胄晝提三尺之鋭鋒帥六軍而四出其野宿風飡與諸
功臣立命於白刃之杪鏖戰於猛士叢中其患難之苦
朕備知之且朕有天下諸庶子皆封王爵立國方隅惟
功臣庶子未有所得古者宗子承之而食祿其後庶子
無所存活者有之所以朕為諸功臣庶子恐後無依故

勅中書都府皆爵以流官儻後有能捍大患而禦姦侮則功入世襲不在流官數内或不恭而怠事者則律如憲章果能慎守律於承平若或遇國之患難而忠義凛然威風大張則功並已之尊長者其享福之期必與國同堅今以某官某庶子某爲某官使知前人受賞功之由而夙夜在心方稱任焉欽哉欽哉

都指揮使誥 指揮使與同知僉事同

昔聖人制兵禦侮職其人者非忠果之士不用焉所以

用斯者近鎮腹裏遠守四夷其當時之將與士卒同苦樂冬不圍爐夏不執扇料敵制勝機無暇時故有中國奠安四夷賓服所以為士卒者樂於戎行以其教養如法也所以教養如法者何夫教明旗鼓知角金使進退熟而刺劄使弓之弛張箭之端曲甲堅兵利騎勤習而知戰此其所以教之能者也養者何養謂不奪其給不已勞而勞不閒而閒使有而有不致違禁此養之道也或云當時之將居邊陲而臨重地先知地理之易難布

斥候於要害專烽燧而告部下備內姦外出外姦內入毋中敵間斯數事周密雖與敵旌旗相望彼安可輕得利而歸曩者之將備若此之為方磐石國家今朕一裒宇倣古人法守在四夷設都指揮使司總方面之兵非如前人豈稱委令爾某父兄前功在冊今特授爾某處都指揮使司某官爾往欽哉

承宣布政使誥參政同

昔者二帝三王之設官也爵分五等列國天下使守其

土予其民世世禄給焉惟周諸侯不法為秦所有秦監周事遂罷列國為郡縣而治之斯法也制也自漢承而行唐宋皆然元蹈中國體之然也郡縣之多寰宇之廣其中書不能一一總其事又設方面大臣流其職理方隅之務所職之名漢曰州牧刺史唐因之宋改而曰安撫元亦改名曰行省此皆歷代總郡邑而專方隅者也邇來朕有天下更行省為承宣布政使司所以承者朕命也宣者代言之也布者張陳之也所以政者軍民休

咸國之利病所以使者必去民之惡而尊民之善使知有畏從於斯之職可不重乎若非其人則方隅之軍民失所仰贍若得其人則方隅之事軍足食民樂耕其鰥寡孤獨不失其所焉不但如是而已則朕雖非才德必張矣國家磐石矣朕於斯廣訪多搜人皆愚下之愚稱朕之意者杳然今某處承宣布政使司缺某官爾某歷事有年僉曰可朕特授以某處承宣布政使司某官往欽哉

王府武相武傅誥

古者諸侯王居方隅列土雖有多少之不同其設官匡政則有大夫相傅之職職必文武備之所以用文武者文以臻善啟德武以耀武揚威然居安之時或相或傅則不專操其兵事在衛官若入宿值日其士卒之數有無或如否常法則相傅點閘分明毋使晝勤而夜惰其相傅如忽有警則出為主將傅與指揮副之入不預兵止懷韜謀以控姦頑是謂設武相傅之道在斯若非忠

良而毅果豈稱是任爾某從征多戰開拓有功特以爾為某國相傅當精衛護之道永王國昌爾家慎哉

提刑按察使誥副使與僉事同

古者致太和於寰宇遂生民之休息政在列國天下爵分五等授法諸侯使世守而繩不律則天王以時而狩兼考政也當時事簡民安故獄無囚滯之徒野無怨聲自秦併之後設郡縣以治民官無世守之心乃有削剥貪酷因是自漢唐宋以來皆設糾察之職分道以鎮嚴

之若比古則不如然得人以任猶為美治今按察司之設豈輕授非人以靜方隅而振綱紀也斯必得人使權豪斂跡姦宄潛踪是其人也朕今以爾某為某處提刑按察司某官爾其敬慎無私公被一道吉哉

各處知府誥 同知與知州同

昔君之育民也體天地之造化欲萬物得其所咸亨故列土以官之使有德者永世禄及子孫於戲當時之君天地之德日月之明得聖人稱謂德相稱也然當時之

臣自列土之後人不人賢非賢昭然矣何以見之且列土者使子其民禄及世世而稱小國之君無乃不才者非其所有而有斂取無厭有十年而削土者有之有三十年而泯號者有之有二十年而覆命者有之有五十年而禄及者有之當斯之際賢不肖曉然矣自周以下秦併六國之後罷列土為郡縣歷代因之其司牧之官無永守之條故有銓選連年又未得人然非君不得人由人負天君民也所以君知報而君天下臣知報而名

賢天下民知報而樂於天下若君知報報天命也所報
者立法治民若不知報非君天下如臣知報報君命而
又特報民也臣所以特報民為何謂禄出於民若為臣
而不知報君則非臣天下若不知廪禄出焉而報民則
非為民上於天下若不知報君而未審何功而官若不
知報民亦未審何勞而食禄若功勞俱無却乃官禄其
身古今未之有也今命爾某為某官當立身務政必欲
知報以格皇天之昭鑒往署毋怠

明太祖文集卷四